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四回 續琴弦馬氏嫁豪商 謀差使聯元宴書吏

話說鄧奶奶因憤恨周庸祐埋沒了晉祥家資，又占了他的侍妾，因此染了個咯血的症候，延醫無效，竟是歿了。當下伍姨太太和丫環等，早哭得死去活來。周庸祐在香屏房裡，聽得一陣哀聲，料然是鄧氏有些不妙，因想起鄧氏生平沒有失德，心上也不覺感傷起來。正獨自尋思，只見伍姨太太的丫環巧桃過來說道：「老爺不好了！奶奶敢是仙去了！」周庸祐還未答言，香屏接著說道：「是個什麼病，死得這樣容易？」巧桃道：「是咯血呢，也請醫士瞧過的，奈沒有功效。伍姨太太和瑞香姐姐們，整整忙了一夜，喊多少大士菩薩，也是救不及的了。」周庸祐才向香屏道：「這樣怎麼才好？」香屏道：「俗語說：『已死不能復生。』傷感作甚？打點喪事罷。」周庸祐便轉過來，只見伍姨太太和丫環幾人，守著只是哭。周庸祐把鄧氏一看，覺得已沒點氣，還睜著眼兒，看了心上好過不去。即轉出廳前，喚管家的黃潤生說道：「奶奶今是死了，他雖是個少年喪，只看他死得這樣，倒要厚些葬他才是。就多花幾塊錢，也沒打緊。」黃管家道：「這個自然是本該的，小人知道了。」說過，忙即退下，即喚齊家人，把鄧氏屍身遷出正廳上。一面尋個祈福道士嘯經開道，在堂前供著牌位。可巧半年前，周庸祐在新海防例捐了一個知府職銜，那牌位寫的是「浩封恭人鄧氏之靈位」。還借鄧氏生前，沒有一男半女，就用瑞香守著靈前。伍姨太太和香屏倒出來穿孝，其餘丫環就不消說了。次日，就由管家尋得一副吉祥板，是柳州來的，價銀八百元。周庸祐一看，確是底面堅厚，色澤光瑩，端的是罕有的長生木。庸祐一面著人找個談星命的擇個好日元，准於明日辰時含殮，午時出殯。所有儀仗夫人一切喪具，都辦得停妥。

到了次日，親朋戚友，及關裡一切人員，哪個不來送殯？果然初交午時，即打點發引。那時家人一齊舉哀，號哭之聲，震動鄰里。金鑼執事儀仗，一概先行。次由周庸祐親自護靈而出，隨後送殯的大小轎子，何止數百頂，都送到莊子上寄頓停妥而散。是晚即準備齋筵，管待送殯的，自不消說了。回後，伍姨太太暗付鄧奶奶死得好冤枉，便欲延請僧尼道三壇，給鄧奶奶打齋超度，要建七七四十九天羅天大醮，隨把這個意思，對周庸祐說知。周庸祐道：「這個是本該要的，奈現在是歲暮了，橫豎奶奶還未下葬，待等到明春，過了七旬，再行辦這件事的便是。」伍姨太太聽得，便不再說。

果然不多時，過了殘冬，又是新春時候。這時周府裡因放著喪事，只怕旁人議論，度歲時卻不甚張皇，倒是隨便過了。已非一日，周庸祐暗付鄧氏歿了，已沒有正妻，伍姨太太和鄧氏生前本十分親愛，心上早不喜歡；若要抬起香屏，又怕刺人耳目，倒要尋個繼室，才是個正當的人家。那日正到關裡查看各事，就把這件心頭事說起來。就中一人是關裡的門上，喚作餘道生的，說道：「關裡一個同事姓馬的，喚做子良，號竹賓，現當關裡巡河值日，查察走私。他的父母早經亡過，留下一個妹子，芳名喚做秀蘭，年已二九，生得明眸皓齒，玉貌娉婷，若要訂婚，這樣人實是不错。」周庸祐聽得，暗付自己心裡，本欲與個高門華冑訂親，又怕這等人家，不和書吏做親事；且這等女兒，又未必願做繼室，因此躊躇未答。餘道生是個乖巧的人，早知周庸祐的意思，又說道：「老哥想是疑他門戶不對了，只是求娶的是這個女子，要他門戶作甚？」周庸祐覺得這話有理，便答道：「他的妹子端的好麼？足下可有說謊？」餘道生道：「怎敢相欺？老哥若不信時，他家只在清水濠那一條街，可假作同小弟往探馬竹賓的，乘勢看看他的妹子怎樣，然後定奪未遲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樣很好，就今前往便是。」

二人便一齊出了關街，到清水濠馬竹賓的宅子。周庸祐看看馬竹賓的宅子，不甚寬廣，又沒有守門的。二人志在看他妹子，更不用通傳，到時直進裡面。可巧馬秀蘭正在堂前坐地，餘道生問一聲：「子良兄可在家麼？」周庸祐一雙眼睛，早抓住馬秀蘭。原來馬秀蘭生得秀骨珊珊，因此行動更覺嬌燒，樣子雖是平常，惟面色卻是粉兒似的潔白。且裙下雙鉤，纖不盈握，大抵清秀的人，裹足兒更易瘦小，也不足為怪。當下馬秀蘭見有兩人到來，就一溜煙轉進房裡去了。周庸祐還看不清楚，只見得秀蘭頭上流著一條光亮亮的辮於，身上穿的是泥金緞花夾襖兒，元青緞花縐褲子，出落得別樣風流，早令周庸祐當他是天上人了。

少時馬竹賓轉出，迎周、餘二人到小廳上坐定。茶罷，馬竹賓見周庸祐忽然到來，實在奇異，便道：「什麼好東南風，送兩位到這裡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沒什麼事，特來探足下一遭。」不免寒暄幾句。餘道生是個曉事的，就扯馬竹賓到僻靜處，把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一一說知。馬竹賓好生歡喜，正要巴結周庸祐，巴不得早些成了親事，自然沒有不允。復轉進廳上來。餘道生道：「周老哥，方才我們說的，竹賓兄早是允了。」馬竹賓又道：「這件事很好，只怕小弟這個門戶，攀不上老哥，卻又怎好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這話不用多說，只求令妹子心允才是。」餘道生道：「周老兄忒呆了！如此富貴人家，哪個不願匹配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雖是這樣，倒要向令妹問問也好。」

馬竹賓無奈，就轉出來一會子，復轉進說道：「也曾問過合妹，他卻是半羞半笑的沒話說，想是心許了。」其實馬子良並未曾向妹子問過。只周庸祐聽得如此，好不歡喜。登時三人說合，就是餘道生為媒，聽候擇日過聘。周庸祐又道：「小弟下月要進京去，娶親之期，當是不久了。只是妻喪未久，遽行續娶，小弟忝屬縉紳，似有不合，故這會親事，小弟不欲張揚，兩位以為然否？」馬竹賓聽得，暗付妹子嫁得周庸祐，實望他娶時多花幾塊錢，增些體面，只他如此說，原屬有理，若要堅執時，恐事情中變，反為不妙。想罷，便說道：「這沒大緊，全仗老哥就是。」周庸祐大喜，便說了一會，即同餘道生辭出來。回到宅子，對香屏及伍姨太太說知。伍姨太太還沒什麼話，只香屏頗有不悅之色，周庸祐只得百般開解而罷。

果然過了十來天，就密地令人打點親事，娶時致賀的，都是二三知己，並沒有張揚，早娶了馬氏過門。原來那一個馬氏，驕奢揮霍，還勝周庸祐幾倍。生性又是刻薄，與鄧氏大不相同。拿香屏和伍姨太太總看不在眼裡，待丫環等，更不消說了。他更有種手段，連丈夫倒要看他臉面，因此各人無可奈何。惟垢淬之聲，時所不免。沒奈何，周庸祐只得把香屏另放在一處居住，留伍姨太太和馬氏同居。因當時伍姨太太已有了身孕，將近兩月，婦人家的意見，恐動了胎神，就不願搬遷，搬時恐有些不便。所以馬氏心裡就懷忌起來，恐伍姨太太若生了一個男兒，便是長子，自己實在不安：第一是望他墮了胎氣，第二隻望他產個女兒，才不至添上眼前釘刺。自懷著這個念頭，每在伍姨太太跟前，借事生氣，無端辱罵的，不止一次。

那日正在口角，周庸祐方要排解，忽報大舅郎馬竹賓到來拜謁，周庸祐即轉出來，迎至廳上坐下。馬竹賓道：「聽說老哥日內便要進京，未知哪日起程，究竟為著什麼事呢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這事本不合對人說，只是郎舅間沒有說不得的。因現任這個監督大人，好生利害，拿個錢字又看得真，小弟總不甚得意。今將近一年，恐他再復留任，故小弟要進京裡尋個知己，代他乾營，好來任這海關監督，這時同聲同氣，才好做事。這是小弟進京的緣故，萬勿泄漏。」馬竹賓道：「老哥好多心，親戚間哪有泄漏的道理？在老哥高見不差，只小弟還有句話對老哥說：因弟從前認得一位京官，就是先父的居停，喚作聯元，曾署過科布多參贊大臣。此人和平純厚，若謀此人到來任監督，准合尊意，未審意下如何？」周庸祐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請舅兄介紹一書，弟到京時，自有主意。」馬竹賓不勝之喜，暗付若得聯元到，大家都有好處。就在案上揮了一函，交過周庸祐，然後辭出。及過了數天，周庸祐把府上事情安頓停妥，便帶了二三隨從的不等，起程而去。

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一路水陸不停，不過十天上下，就到了京城。先到南海館住下，次日即著人帶了馬竹賓的書信，送到聯元那裡，滿望待聯元有了回音，然後前往拜會。誰想聯元看過這封書，即著門上問過帶書人，那姓周的住在哪裡，就記在心頭。因書裡寫的是說周庸祐怎麼豪富，來京有什麼意見。若要謀個差使，好向周某商量商量這等話。那聯元從前任的不過是個瘦缺，回時沒有錢乾弄，因此並沒有差使。正是久旱望甘霖，今得這一條路，好不得得意，便不待周庸祐到來拜會，竟托稱問候馬子良的消息，直往南海館來找周庸祐。

當下週庸祐接進裡面，先把聯元估量一番，果然是儀注純熟，自然是做官的款子。各自通過姓名，先說些閒話。聯元欲待周庸祐先說，只周庸祐看聯元來得這般容易，不免又要待他先說，因此幾個時辰，總不能說得入港。聯元便心生一計，料非茶前酒後花

費多少，斷成不得事。倘遷延時日，若被他人入馬，豈不是失了這個機會？遂說道：「小弟今夜謹備薄酌，請足下屈尊，同往逛逛也好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小弟這是初次到京，很外行的，正要靠老哥指點。今晚的東道主，就讓小弟做了罷。」聯元道：「怎麼說？正為足下初次來京，小弟該作東道。若在別時，斷不相強。」周庸祐只得領諾。

兩人便一同乘著車子，轉過石頭衢，到一所像姑地方，一同進去。原來這所地方，就是有名的像姑名喚小朵的寓處，那小朵與聯元本是向有交情，這會見聯大人到來，自然不敢怠慢。聯元道：「幾天不見面，今廣東富紳周老爺到了，特地到來談天。」說罷，即囑小朵準備幾局酒伺候。這時周庸祐看見幾個像姑，都是朱顏綠鬢，舉止雍容，渾身潤滑無比，臉似粉團一般，較南方妓女，覺得別有天地，心神早把不住了。還虧聯元解其意，就著小朵在院裡薦個有名的好陪候周老爺。小朵一聲得命，就喚一個喚做文馨的進來，周庸祐見了，覺與小朵還差不多，早合了意。那兩個像姑聽得周某是粵省富紳，又格外加一種周旋手段，因此周庸祐更是神情飛越的了。

談了好一會子，已把酒菜端上來。聯元便肅周庸祐入席。酒至半酣，聯元乘間說道：「周老哥如此豪俠，小弟是久仰了。恨天南地北，不能久居廣東，同在一處聚會，實在可惜！」周庸祐聽了，乘醉低聲說道：「老哥若還賞臉，小弟還有個好機會，現時廣東海關監督，乃是個優缺，老哥謀這一個差使，實是不錯。」聯元故作咋舌道：「怎麼說？謀這一個差使，非同小可，非花三十萬金上下，斷不能到手。老哥試想，小弟從前任的瘦缺，哪有許多盈餘於這個差使？休要取笑吧。」周庸祐道：「老哥又來了，做官如做商，不如向人借轉三五十萬，乾弄於弄，待到任時，再作商議，豈不甚妙？」聯元到了此時，知周庸祐是有意的，便著實說道：「此計大妙，就請老哥代謀此款，管教這個差使弄到手裡，這時任由老哥怎麼辦法就是。」這幾句話，正中周庸祐之意。正是：

官場當比商場弄，利路都從仕路謀。